

小满收麦，遇雨，可能二十四节气诸大神们，也被今年的闰二月弄糊涂了。昨晚开车回村，乌云四合，雨滴敲打，一路上都看到开着收割机在大田里抢收新麦的乡民。现在麦粒粒入袋，湿一点，去收购站用烘干机烘烘，估计也没事，穿雨衣雨靴坐驾驶室，也淋不到雨。有了机器的协作，我估计这两天收麦，虽然不如晴天里，南风嫩、阳光照、布谷劝、野兔跳那般爽快“了撒”，但要“行蛮”，也不是行不通。雨越下越大，一夜未停，清晨起来读书，密雨犹自在敲击三楼阳台上的白洋铁雨阳篷。今日翻到的是王水照先生选注的《苏轼选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），“诗选”部分的《秧马歌》。这个选本有精良的定篇，精确的注音、释字、释典与讲解，还有仔细挑选的“评笺”部分的材料汇编，好像是与先贤们一起座谈，在来龙去脉、前后照应里往下读，特别的津津有味。

以水照老师的出注，《秧马歌》写在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其时东坡五十九岁，再次贬谪南方，目的地是英州、惠州。中途经江西吉安，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家乡庐陵，当地已致仕的官员曾安止在修一本名叫《禾谱》的农书，东坡翻看，发现缺失一种农器：“以榆壳为腹，欲其滑；以楸树为背，欲其轻；腹如小舟，昂其首尾；背如覆瓦，以便两脚飞跃于泥中；系束藁其首以缚秧。日行千畦，较之伛偻而作者，劳佚相绝矣。《史记》‘禹乘四载’‘泥行乘橇’。解者曰‘橇形如箕，随行泥上’，岂秧马之类乎？”他写下这一段文字来推荐“秧马”人谱，已经是赞不绝口，绘声绘色，犹不称意，还特别写诗：

春云濛濛雨凄凄，春秧欲老犁剡齐。嗟我妇子行水泥，朝分一垆春千畦。腰如束篔首啄鸡，筋头骨响声嗷嗷。我有桐马手自提，头尻轩昂腹胶低。背如覆瓦去角圭，以我两足为四蹄。耸踊滑汰如凫鹭，纤纤束藁亦可赍。何用繁纆与月题，揭从畦东走畦西。山城欲闻闻鼓鼙，忽作声跃卢檀溪。归来挂壁从高雅，了无当食机不啼。少壮骑汝捷老骥，何曾蹉跌防颠隤。锦鞆公子朝金龟，笑我一生两牛犁。不知自有木脚屐。

真是喜气洋洋，洋洋洒洒，逸兴鹏飞，跃然纸上！献了谱，写了诗，还没完，他老先生到惠州，又写了《题秧马歌后》一文，说他将诗抄给惠州博罗县令林朴，在惠州的稻田里制作试用秧马，又想起自己在阳溪有稻田，便找前来采访他的衢州进士梁璋，“乃得指示口授其详，归见张秉道可言范式尺寸及乘取之状，仍制一枚，传之吴人，因以教阳溪儿，尤幸也。”好家伙，这一下，大禹传下来的法宝，被东坡从庐陵传到了惠州，又由惠州传到了江浙，他是恨不得天下每一个种水田的人，都骑着秧马去插秧，“揭从畦东走畦西”，“耸踊滑汰如凫鹭”，乘风破浪，不亦快哉！

写写农事，官员以示亲民，隐士以示隐逸，城里人以示农家乐，住民宿吃农家菜，正常的，但像东坡这样的真爱粉，真下乡，真关切，真批评，却是少的，而且我

风土记

还觉得，东坡是真正种过田，干过农活的。以上诗文中发现称手的农具的狂喜，只有体验过艰苦的田间劳作的人，才可体会到，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来。磨得飞快的镰刀，不轻也不重的锄头，弹性刚刚好的扁担，推起来就走的“鸡公车”，勤勉而听话的牛，这些都是农人们的恩物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是会有愉快的身体感的。苏轼童年的家在四川眉山县纱縠行，县城中的小康之家，可能有临街的店铺，城垣之外也有田地，情形应与生长在江苏高邮盐家巷的汪曾祺，湖北黄梅县城小南门的废名，是差不多的，他们都有在临街老屋的后院里嬉戏、在城外田野上漫游的动人记忆。小苏轼与小苏辙在一块儿学写诗文，学作范滂之余，有无向长工中的老把式“问稼”的经历，我在王水照、崔铭两位老师作的《苏轼传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）中，没有查到记载。

但苏轼四十五岁（元丰三年，1080年）贬来黄州后，是种过地的。他向太守请借了一块废弃营地，在郡城东门外的东坡，有五十余亩，自元丰四年二月开始，领着全家人开荒耕作。他全家男女老少，大概是二十余口，人数不算少，十来个劳力总有，何况还有朋友们来“精准扶贫”。他写《东坡八首》，详细描述他如何经营垦荒、种稻、种麦等农业，以我这个过来人的眼光来审视，他是真的下大田，下大力，出大汗，耐大劳，并不是一味在田埂上穿靴戴帽、拄杖安步，来回寻诗觅趣。读《二红饭》文，可以感受到他与家人一起，分享自己亲手种出的粮食的喜悦。这一年他在东坡收获了二十多石大麦，初衷可能不是吃，而是学陶渊明种秫酿酒。耕作的辛劳，有时候是会超过人类身体的耐受能力的，需要特别的勤勉与忍耐，过了这一关，才能够做回农民。我觉得东坡是有“做回农民”的夙愿的，他开荒东坡，并非是表演给神宗和京城达官观看以乞怜的“行为艺术”，可能就是理想的实践。在来黄州之前，他在徐州做地方官，求雨谢雨的路上，曾写过五首《浣溪沙》，这恐怕是一组写村社生活最朴素最有情味的宋词，“照日深红暖见鱼”，“旋抹红妆看使君”，“麻叶层层荣叶光”，“簌簌衣巾落枣花”皆如是，我特别喜欢第五首：

软草平莎过雨新，轻沙走马路无尘。何时收拾耦耕身。日暖桑麻光似泼，风来蒿艾气如薰。使君元是此中人。

乡村四月的风光，唤醒了使君大人“耦耕身”的基因与本能。“日暖桑麻光似泼，风来蒿艾气如薰”特别好。后来他在《题渊明诗》文里头表扬陶渊明：“陶靖节云：‘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。’非古人耦耕植杖者，不能道此语，非余之世农，亦不能识此语之妙。”的确，只有在田野中的人，以农夫的身份，才能体会到南风吹来，刚刚起身的禾苗在光风中招展的喜悦，它是朝向丰收的、新年的、小康的，朝向一家人的饥饿与温饱，又是细微的、身体的、有神的、美学的，这些诗句里，有乡村生活的“夜气”“灵光”与“灵犀”。

古典时代的大诗人文章家，真正种过田的也不多，李白杜甫估计没有，王维、孟浩然也够呛，能握锄持镰，挽起裤腿与稻黍麦菽菽周旋既久，我能想到的，也就是渊明与东坡了。现代作家里，写乡土题材的，周氏兄弟，鲁迅可能下乡收过租，周作人是在1919年新村运动兴起的时候，特别去日本岩崎县学过一个月的农，回来后写成《访日本新村记》，说：“种下许多甘薯，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，回到寓所，虽然很困倦，但精神却极愉快，觉得三十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。”只是回到北京后，他又躲回自己的书斋了。沈从文、废名不论，许地山可能也只是在菜园里栽过一点花生。赵树理、孙犁、周立波、柳青是当行本色，是在庄稼地里摸爬长大的。金庸抗战胜利后，曾在湘西泸溪县农场里工作过一两年，作为管理人员，可能也下过田吧。大少爷出身，确凿地自愿下田的，是汪曾祺，他1958年去张家口农科院所工作，四年来，不仅拿下所有的农活，还成为一名打农药的高手，西南联大没有好好毕业，农科院的绩点却是满分。他割谷打药时，是兴高采烈的，这个大概也是了却掉小时候，他跟了了不起的父亲“王淡人”，在高邮乡下漫游时的乐耕慕农的心愿，所以他的《羊舍的夜晚》《看水》《王全》《塞下人物记》《黄油烙饼》《葡萄月令》等小说与散文，是有农民的汗水味儿与作物的芬芳气息的，与“良苗亦怀新”“日暖桑麻光似泼”等诗一样，非耦耕植杖，而且是发自内心喜欢者，“不能道此语”。

回到东坡的秧马。他说大禹“泥行乘橇”，这个可以说明大禹在雨下天出门治水，可能是乘坐着一种像雪橇一样的器具，也许可推测为后来秧马的原型，他自己第一次看到秧马的“范式”，还是在黄州时期，“昔游武昌，见农夫皆骑秧马”。武昌者何？武（汉）鄂（州）黄（石）是也。也就是说，以苏轼早年风翔、密州、杭州、徐州的田野调查，

秧马歌

舒飞廉

似泼，风来蒿艾气如薰”特别好。后来他在《题渊明诗》文里头表扬陶渊明：“陶靖节云：‘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。’非古人耦耕植杖者，不能道此语，非余之世农，亦不能识此语之妙。”的确，只有在田野中的人，以农夫的身份，才能体会到南风吹来，刚刚起身的禾苗在光风中招展的喜悦，它是朝向丰收的、新年的、小康的，朝向一家人的饥饿与温饱，又是细微的、身体的、有神的、美学的，这些诗句里，有乡村生活的“夜气”“灵光”与“灵犀”。

古典时代的大诗人文章家，真正种过田的也不多，李白杜甫估计没有，王维、孟浩然也够呛，能握锄持镰，挽起裤腿与稻黍麦菽菽周旋既久，我能想到的，也就是渊明与东坡了。现代作家里，写乡土题材的，周氏兄弟，鲁迅可能下乡收过租，周作人是在1919年新村运动兴起的时候，特别去日本岩崎县学过一个月的农，回来后写成《访日本新村记》，说：“种下许多甘薯，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，回到寓所，虽然很困倦，但精神却极愉快，觉得三十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。”只是回到北京后，他又躲回自己的书斋了。沈从文、废名不论，许地山可能也只是在菜园里栽过一点花生。赵树理、孙犁、周立波、柳青是当行本色，是在庄稼地里摸爬长大的。金庸抗战胜利后，曾在湘西泸溪县农场里工作过一两年，作为管理人员，可能也下过田吧。大少爷出身，确凿地自愿下田的，是汪曾祺，他1958年去张家口的农科院所工作，四年来，不仅拿下所有的农活，还成为一名打农药的高手，西南联大没有好好毕业，农科院的绩点却是满分。他割谷打药时，是兴高采烈的，这个大概也是了却掉小时候，他跟了了不起的父亲“王淡人”，在高邮乡下漫游时的乐耕慕农的心愿，所以他的《羊舍的夜晚》《看水》《王全》《塞下人物记》《黄油烙饼》《葡萄月令》等小说与散文，是有农民的汗水味儿与作物的芬芳气息的，与“良苗亦怀新”“日暖桑麻光似泼”等诗一样，非耦耕植杖，而且是发自内心喜欢者，“不能道此语”。

回到东坡的秧马。他说大禹“泥行乘橇”，这个可以说明大禹在雨下天出门治水，可能是乘坐着一种像雪橇一样的器具，也许可推测为后来秧马的原型，他自己第一次看到秧马的“范式”，还是在黄州时期，“昔游武昌，见农夫皆骑秧马”。武昌者何？武（汉）鄂（州）黄（石）是也。也就是说，以苏轼早年风翔、密州、杭州、徐州的田野调查，

在当日大宋全国范围内，秧马首先出现在武鄂黄一带，这可能与其时占城稻传入江淮，分早、晚两季，移秧插栽有关？我能够补充的材料是，在我小时候，在我们老家湖北孝感一带，秧马的确是常见的农器，我们家就有两个，农忙时“我有桐马手自提”，的确是称手好用的双抢大杀器。

父母带领我们兄妹四个小的，排成一排，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”，还蛮有一点生产竞赛的味道，谁插慢了，就会被“笼”在里面退不出来。我们觉得“筋烦骨疼”，父母即会用“克马（青蛙）无须、细伢无腰”来开解我们。

选自第二十二届“江南之春”美术作品展 灶台间（丙绘）刘静



“就这样微笑着地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”

陈成益

大概一个月前，我在大学寝室群转发了一条消息，说是六月份在宁波将有一场许巍的演唱会，于是同学们纷纷说到时候一起在宁波相聚。但是到了门票开票那天，出了些小差错，原来大麦网的提醒在开票一个小时前，提醒太早，一个小时后就都忘记了。本来这也是可有可无的事情，也不是非听不可，非聚不可，人生在世，有的是机会。再说大家都忙于自己的事情，哪有那么多时间专门跑宁波一趟。但还真有那么一位同学，发了兴就停不下来，还真买了黄牛票，他真的要来。

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呢？事情就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了。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，南昌大学，江西唯一的211，合并江大、工大而来。我们都在十八九岁的年纪上，可以说是人生刚刚开始。一个寝室八个人，宿舍大概建于经济最艰苦的五六十年代，红砖外墙的筒子楼，卫生间在两头，经常污水遍地，无处下脚。对面是女生寝室，只是外边多了一道围墙，从来没有男生进去。住在这样的寝室中，人倒也活得朝气蓬勃。

大汉来自山西吕梁，第一次见他，行李包扔在楼下的宣传窗边，蹲在地上啃苹果。可能是人来了，学费却没有落实，有点一筹莫展。但他倒也开朗，见人就笑。因为背有点驼，长得也老成，所以我们就叫他老汉，又叫他大汉、汉子。那时候捏着嗓子唱歌的阿杜有点

红，他姓杜，所以有时候又叫他阿杜。整个大学四年，他一直在勤工俭学，忙着卖冰箱，第一次应聘可能还是我们一起去，在火车站附近老福山的一栋暗调调的老楼里，他获得了这个机会，不仅赚来了自己的学费、生活费，甚至毕业后还干起了销售，过得挺滋润。

欣哥来自修水，黄山谷的老家。父母双职工，所以家里条件还可以。他长得白白净净，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男生。人也聪明，他一直忙着自习，看书，很自律，所以成绩也好，毕业后保研，后来进省级单位，混得很不错。

小池是九江人，九江因为是个官话区，所以他说话有点像武汉人，中气很足。记得大二的某个假日，我和他还有阿杜，打算一起逃票去上海。火车开到上饶，半夜查票，我和他都逃了过去，可是阿杜却躲在厕所被赶了下来。我们只得下车，掉头去九江，从九江坡逃票上庐山。一晚上不睡，第二天照样是精力充沛，这大概就是年轻！

感冒是抚州临川人，老家农村，经济条件也不好。但是他却乐观，喜欢踢球，偶像齐达内。普通话讲得很不标准，不像九江人，唱刘德华像是在唱方言。但他却有一个专升本的上海女朋友，高高的个子，感冒在她身边就像姐弟俩，我感觉他们相处也应该是姐弟模式。毕业后感冒去广西支教，而这位女友回了上海，也没能在一起。支教后，感冒考公回到老家的乡下，他有点灰

心，我给他写了“鹤鸣九皋而声闻于天”几个字，果然没几年就当上了乡长。

孔子家里是包工头，条件也不错，长年的烟是不不断的。他可能是最早有女朋友，有性经验的，所以大一二那会儿，一到晚上卧谈，我们几乎都是听他讲他的性经历，什么公交上呀，玩得很开放，不知道是不是吹牛。但是他却从一面而终了，女朋友从来没换过，毕业后回老家就结了婚，子承父业。

小裴是吉安人，个子不高，却很精干，身手敏捷，身体很好，冬天睡凉席、洗冷水澡，不知秋裤为何物，简直荷尔蒙爆棚。红永对我来说，有点神秘，他似乎话一直不太多。他有一个网恋的女朋友，经常一煲电话粥两个小时。她在连云港，经常来我们学校，所以很面熟。毕业后他考回了老家新余的公务员，而女朋友到上海工作，在上海定居，一直处于两地的状态。他们都深情，应该是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可想而知。

写到自己，倒不知道该怎么下笔，往往认识自己是最难的。刚入学那会儿，我有一个高中的女友，因为她高复，所以大一那年我整整给她写了一年的信。可能她父母认为我是她高复的罪魁祸首，所以很反对。后来她上了无锡的学校，在太湖梅园附近的山边，我去过几次。应该是她先提出的分手，以至于我寒假回老家，正好碰到情人节，找不到她，只能把一束花，放在了她的门口，我感觉像是放在了墓地上。这天湿漉漉的，一直下雨，我匆匆去杭州坐火车回学校。是呀，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，我无数遍重复听许巍的歌：

让我心动

我常常一个人走遍南昌的大街小巷，那时候我的爱好是去逛各种书店，八一广场周边，青山湖旁边的图书批发市场，江图楼下的小书店，还有就是江西师大附近，有很多旧书摊，当然还有一直到现在的青苑书店。不上课的时候，我甚至会去统统走一遍下来，最后或许只买一两本书。我目不斜视，很少跟人交流，最多跟旧书摊的老板还还价。很多时候并不说话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一遍一遍重复许巍。

大概是在大二的下学期，认识了后来在一起七年的女友，比我低一届，很乖巧的一个山西女孩。说来也怪，也不是刻意安排，我们自习总是能够碰到一起，也不说什么，就是会不断遇见。就像许巍《漫步》所写：

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 就这样自然发生了 在丰富多彩的路上 注定经历风雨 让他自然地来吧 让他自然地来吧 就这样微笑着地看着自己 漫步在这人生

有一件事的发生，促进了恋爱的进程。放暑假的那天，她的寝室门被锁了，进不去，于是她想到叫我帮忙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帮上，反正就是取出了行李，赶往火车站。我请她等等，飞速回到八寝室，整了几件换洗衣服，往书包一塞。也可能是我早有准备，反正拿了书包就跟她一起往火车站赶，我完全不知道一路上说了什么。我说是去送她，结果鬼使神差上了开往山西的火车，一路向北。绿色皮火车脏脏糟糟，我们完全忘记了整个世界，两个人相互依偎在一起。在瞌睡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地亲在一起，谁也没有迟疑，也没有退缩，甚至都没有深人。因为这是我们的

初吻，都没有接吻的经验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
我们在前世约定 一起穿过这世界 一生都不会停歇 永远向着那春天 迎着天边的夕阳 让我们一起在风中起舞 穿过这午夜星辰 让我们旅行的梦更精彩

这或许就是我们的“天鹅之旅”。顶着夏夜的星空，我在安徽阜阳下车，登上开往杭州的列车，爱情“让我们的眼中世界更精彩”。整个暑假，我们一直保持着短信联系，诺基亚按键打字，完全不会比现在的智能手机输入慢。

假期结束，我们很自然就在一起，谁也没有表白。倒是有个别的女生向我表白，我没有回复。9月是她的生日，我很自然地给她买蛋糕、买礼物。到了国庆假期，我们去婺源旅行，就像我们的蜜月。（写到这里，我泪如雨下。）两个人坐在人家摩托车后面，来到晓起，来到清华彩虹桥。

后来我们形影不离，除了上课，晚上睡觉，几乎都腻在一起。从来没有争吵，从来没有算计，以至于她后来告诉我，她有一学期花了一万块，而我又何尝不是，我们倾其所有。就像她的忻州老乡元好问所写的“花月下，管弦间”，学校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。校门口天虹商场墙上煌的鸭脖是我们最爱的零食，到了江西，我们都学会了吃辣。

到了大学三、四年级，我们整个寝室几乎都谈恋爱，都有暗恋对象了。小裴看上一个班上很文静的女孩子，因为没钱，带了两瓶水去约会，自己那瓶却是灌的凉白开。我们都认为他会跟那个女孩很合适，很好，可是最终那个女孩没有答应他。所以恋爱有时候并不是痴情、对人对好就可以办到的。谈起恋爱，

所有可能都有类似的悲喜，有无尽的感受。许巍大概唱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感受，所以他开始变得流行起来，别的不说，我们整个寝室都听他。许巍来江西卫视录节目，因为有个师姐在这个节目组，我们就组团去现场听。那时候的他扎了个辫子，穿着白色衬衫，就拿着吉他站在那里唱，位置都不挪一下，甚至都没有跟台下打招呼，就是独弹独唱，仿佛翩翩少年。

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 你的心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

恋爱的经历，就是我们的“永不凋零的蓝莲花”。

毕业十多年后，我们八个人，从东南西北赶到鹰潭，在龙虎山一聚，晚上吼的也还是许巍。

感冒也是很感性的人，虽然做了公务员，但还是不改本色，所以他一定要来听许巍的这场演唱会。我们很激动，坐在台下，一起跟许巍合唱，这些听了千百遍的歌，前奏响起，我们就知道词，印在记忆深处，随时可以提取。旁边的年轻人看着我们这两位怪叔叔，有点好奇，还攀谈起来。第二天在雨中，我们一起去上山摘杨梅，去鸣鹤古镇，而他的网名就是“鹤鸣九皋”。所以在鸣鹤镇下，我们合了个影。虽然隔了二十年的时光，归来仍是少年。

走的时候，他在寝室群里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：我也跟青春说了再见！

